

# 西加里曼丹的马来话

## 作者：归侨贝仲敏



侨居在印尼时就知道，西加的居民是马来由族 (MALAYU, 现在翻译只称马来族) 达雅族 (DAYAK) 以及华侨 (现在已加入印尼籍，称之为华族) 是为西加的三大原住民。此外，还有马都拉、爪哇，巽他，安汶、峇达等外岛来的移民及公务员。

马来族在印尼分佈很广：除加里曼丹全岛 (包括东北部、和沙劳越州的东马来西亚及汶莱) 外，苏门答蜡岛、邦加、勿里洞和廖内群岛；马来半岛，也都是马来族的家园。而且，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印尼语文的基础，犹如中国的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。

我在邦戛小学三年级 (1948年) 就开始有印尼文课。当时还是荷兰殖民政府，称之为“巫文”，印尼人称巫人。1949年

荷兰移交政权后才改如今的称呼。

老师告诉我们，印尼文和马来话读音有区别：印尼文中的a(A)在马来话中读成e(E)音但并不是都改，这问题我们认知不够，无法讲清楚，哪些要改？哪些不用改，只能靠死记硬背。例如：apa，马来话是ape。

这个ape的第一个a就没改音。在华僑农场有许多讲普通话带有浓重印尼话口音的邦加岛归侨，他们讲到apa时，也讲成ape，所以戏称他们为ape归侨。

马来西亚人讲马六甲MALAKA，读MALEKE；槟榔屿，即槟城PENANG，读PENENG。这就是印尼话和马来话的区别之一。

还记得有几个常用字，读音也很特别。例如，我到椰山外婆家，沿途

的印尼人会关切地问：kemane? 而印尼文则是kemana。

印尼文“不要”tidak mau，西加马来话是ngdak mau，这里的ng，陈汉平老师说，虽然没有一个韵母，读成客话的“五”就对了。

1950年，学校请了印尼人来教印尼文。他不懂中文，课文讲什么？我们不懂，只会跟着念，看书中的图画猜其意。

小时候，老本地华人长者教导说：“番人相好喊‘佳湾’kawan，相打喊‘拉湾’lawan”。靠这样教，一年能学到几个字？

那时，没有认识到学习印尼文的必要性。官场使用印尼文，要办事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可当翻译；市场上绝大多数是华

人经营运作，通用客家话，与印尼人的交往很少，没有正常的语言环境，就很难学到另一种语言。

当年，在椰山开“峇浪” (零售店) 的华人，不会讲一句印尼话，照样做印尼人的生意。这一点华人常沾沾自喜，因而更忽略学印尼文。

另一方面，当地华人没有虚心学习印尼话，而是以客家话创造出、连常交往的印尼人也认可的“邦戛印尼话”。很典型的两个例子如下：吃了晚饭，闲来无事骑了脚踏车逛街，戏称“吃风”，造出邦戛印尼话：Makan angin。

又如糖尿病：kentjing manis，连医生也这么讲！老同学说，他真讲印尼

文糖尿病，许多人听不懂，说的也是！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印尼探亲见闻的事，类似创造的字还有呢！作笑料说吧！

可贵的是，参观华人办的三语学校，听到友族小学生用中文朗读课文；我和华裔小学生用简易的印尼话对话，他以流利的印尼话答复，令我十分高兴。看到二、三代已不懂中文，心中感到悲哀。但见他们的印尼文程度和我们当年真是无可相比，感慨良多。

最关键的是：观念随环境改变而改变。以前宣扬“落叶归根”，现代更鼓励“落地生根”。

经历过许多的我辈，认同这选择吧？

贝仲敏 2021-5-11 (\*\*1186字)

